

海外来鸿

## 被囚禁的野心家

王隽淇

### 寡言的野心家

来日本之前，经常听人说：“日本是一个会让人丧失斗志的国家，年轻人的话还是去欧美闯闯比较好。”来日本两个月之后的今天，我多少有些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这么说，不过在我看来，也并非完全如此。日本这个民族，我想称之为“寡言的野心家”。

我对政治不是很了解，所以也没有立场发表什么政治言论。所以我只想说说我能看到的日本。

尽管刚来这里两个月的我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些皮毛，但我眼里的日本，是一个让人费解的、神奇的日本。作为一个发达国家，它做到了无论是便利店、商场餐厅还是出租车，几乎所有的门都实现了全自动，不需要自己开关。但是同样作为一个发达国家，网络服务、电子教学等方面却做得远不尽

人意，甚至连普通的打印都可以将一天变得无比的曲折。

再而，日本商业区和居民区的氛围感觉和国内完全相反。在日本的商业区除了大型的商场之外，其他店铺没有很精致豪华的装修，就那样随心所欲地排列在道路两旁，完全没有印象中中心商业区应该有的样子。然而居民区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。窄却干净的马路，如果阳光拨开了云层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似乎化身爱丽丝，失足掉进了兔子洞而进入了童话中的世界，清澈得失去真实感的天空，眼之所见都出奇地安然而祥和，不知不觉间就让人松懈了下来。甚至有时候也会想，长大之后，在国内找一个类似感觉的地方定居，和亲人朋友一起平平凡凡地过一生似乎也还不错。

普通日子里，整个日本似乎都是安静，寡言的，像极了

一个文静的女孩子，似乎无论何时都可以优雅而从容。

然而，在我看来，日本绝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民族。从整个国家看来，从古至今，日本似乎都在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的东西，进行改造而为自己所用，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，这样的民族难道没有野心吗？从个人来看，看似安静，不愿意惹人注目的日本人，为了做好一件事情而进行无数次枯燥的重复。

这样的日本人，不能说是没有野心吧。

### 自我囚禁的日本

前不久，一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日本人制造佛像的过程。在佛教刚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那段时期，日本的工匠是用一棵完整的树木雕出一尊完整的佛像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，人们不再满足于小小的佛像，希望

造出更大的佛像，于是就出现了分工，匠人们开始有自己的专攻，于是大多数人一辈子也都只会制造佛像的一个部分。久而久之，如今的日本已经没有可以独自完整制造出一尊佛像的大师了。

动漫产业也同样如此。现今日本在世的、能够独立完成原画、制作、导演等完整动画制造过程的大师，也只有宫崎骏和另外一位大师了。

另外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是：在日本的文化中，学生和社会人的区分似乎十分的明显。

同住的女孩子中有一个参加了学校的网球社，每天早上都会在上课前一个小时到学校训练，晚上也往往训练到很晚才会回来。甚至周末都常常会看见她背着球拍去学校训练。不仅仅是她，在日本的高中和大学的社团，尤其是体育类社团中，参加者的认真程度可以说是让人敬佩。

和同伴们一起刻苦训练，在比赛中拿到好成绩，但是，令人在意的是，他们这样的热血，在踏入社会的那一刻就被宣告“到此为止”。

在日本的文化规则中，踏入社会后，就应该抛弃之前的

一切，为了公司为了家人勤勤恳恳的工作，成为一个能干的大人。这样常常在动漫中出现的桥段在日本确实是真实而广泛地存在着的。而我和一些日本的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也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他们在潜意识里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样的文化规则。

日本这个野心家，被自己囚禁了。

像造佛像那样，野心越来越大，想造的佛像越来越大，却忘记了最初的东西，越来越明确的分工确实提高了产品的整体质量和生产效率，却也让整体的、本质的革新变得越来越难。


为了有一个回想起来可以让整个人生都热血沸腾的青春时代而努力，却在进入社会的那一刻，在大半的人生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遵从其实并不存在的规则，毫无理由地放弃已有的东西，为的只是成为一个成熟稳练却无趣的大人。本意是想让人生热血沸腾的中学、大学时代，仔细想来，本质却是以未来不沸腾作为前提的。换言之，可以说是在为了放弃而努力。其实从一开始，他们就被自己的这种认识束缚了。

### 被囚禁的野心家

也许是看到了更多的东西，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向往去体验不同的世界。

人是贪婪的，得到了越多就越不满足。有一天从学校回来的路上，偶遇了一片灿烂的银杏，却突然觉得，乡村的景色会不会更加让人赞叹，于是就冒出了无论如何都想去乡村看看的念头。每产生一个新的向往，野心就会膨胀一点点。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也希望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有野心的民族，只是要记得，兴高采烈向前走时，偶尔停下来冷静地想想，不要被膨胀的野心挡住了去路，甚至忘了自己被囚禁在牢笼之中。

我不想评价，也无法评价日本这个“被囚禁的野心家”究竟怎样。现在的它或许还不错，但是将来会怎样呢？他们自己会意识到自己给自己修筑了一道城墙吗？如果意识到了，这个民族会推翻它吗？

谁也不清楚。 

（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日3班本科生，现为日本一桥大学交换生。

原文刊登于《清新时报》）